

給今日大學生

表現在

古典音樂

與

中國現代音樂發展

裏的

漠然與頹喪

之

一帖瀉藥

兼談

第一位雄霸世界樂壇的

中國作曲家

周文中

周文中

周文中

周文中



我們的音樂思想前途，將要看世界各國各種不同音樂文化是否真正能夠合流而定。這種合流，必須是一段「溶化、混合、創作」的自然過程，而不僅僅是「接種和移植」而已。

張俊明

史料告訴我們中國在周朝時便有五音十二律，明朝時朱載堉發明了十二平均律，西方要到十七世紀巴哈時代才有十二平均律之創制，兩者相隔年代頗為久遠，無怪乎一提到音樂之原始，西方音樂家對中國人之聲智無不交口讚譽，舌為之結。中國素來被稱為禮樂之邦之令譽，我們要感謝孔子，孔子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但一直到漢武帝時用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孔子，孔子以禮樂治世之思想，才被採用。漢書的「禮樂志」載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因此漢武帝下令成立「樂府」，乃有了全國最高的音樂機構，派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即樂府之最高官員，由於其功垂後代，被尊稱為中國第一位樂壇領袖。延至南北朝由於移入「蠻貊之邦」的樂器，所以唐代得享其隆，可是唐代以後中國音樂文化沉寂了，虛空了，偉大的光芒不見了，中國人的單音音樂時代，竟歷經一千年以至於今而無所變，頑固守保有至於此者，實足令人寒心（頑固保守之輩人人得而唾棄，史之鑑也！！）。因此中國人如果不痛加反省，還以「禮樂之邦」洋洋自得那無非「老調重彈」無聊之至。可是眼觀西洋人在十三世紀即結束了單音音樂時代，而十七世紀以來西方的古典音樂從古典樂派、浪漫樂派、國民樂派、新古典樂派、印象樂派、以降至表現樂派、無調性樂派、多調性樂派、四分音音樂、藍調爵士樂、電子音樂等，遺產之豐碩，已創空前未有之奇。生為一個中國人，回想老祖宗曾在音樂上有過傲視群雄之局面；反觀今日樂壇之凋零，不禁悲從中來，心靈創傷久久難以復原，職是之故，乃大放厥詞，詞曰：「沒有受過古典音樂薰沐的人，必然耳朵失聰，心靈蒼白；不關懷中國現代樂之發展者，必須向歷史的白卷負責。」

近代的中國除了自清華大學畢業的黃自捧着公費放洋潤喉舌，回到祖國像樣地吐幾口「氣」以外可以說是沙啞了。作曲家、評論家難得一覓，古典音樂聽眾不知躲到什麼窟洞去了，而歌劇院或交響樂廳竟見不到一座；國內偏偏又出現對古典音樂表情漠然，對中國現代音樂臉色頹喪之大學生（數量幾達九成以上），彼輩尚功利感不到古典音樂之深邃，亦且黃臉婆、無朝氣、沒熱血、隨俗而流，見不到五四時代之雄渾。值此大虛空之際，有心人憂心忡忡，開出瀉藥一帖，俾一掃積滯久之病象，所望於受批評著的臉，不是憤怒的綹紋，而是愧作的紅暈。筆者把此等大學生概括為三類：

(1) 盲目地做音樂之排外與復古，維護「假傳統」，只醉心於臺語或國語流行歌曲之蓬拆裏，不聽熱門音樂，也不聞古典音樂，當然就不了解中國現代音樂之發展。

(2) 以為音樂可以快樂即時滿足刺激便夠了，所以終日沉湎在熱門音樂之嗶嘰裏，視古典音樂為痛苦之呻吟或吵人之調調，因而也反抗或不理所謂「中國現代音樂之叫囂」。

(3) 從來不關心音樂者，因此誤人家拉提琴為殺雞、彈鋼琴為手指之純運動，吹喇叭為汽車之將來，等等，不一而足。

以下是我給這三類大學生所開出清簡的偏方，立立刻服之，中國人的久年病相當有緩和之希望：

(1) 對躲在古老中國曲調之自大裏炒冷飯者之叱喝：

(甲) 排外心理，洪水也；

中國音樂最盛時期為漢唐兩代，此得之於斯時中國人寬容並蓄之態度。漢朝李延年能譜出「武樂」二十八解；創作了「出塞曲」和「入塞曲」勾出了風吹草低見牛羊之意境及塞上蒼茫之氣勢者，無非由於張騫出使西域、引進胡笳新技巧之樂器使然。京房則把西域傳入的羌笛改造成長笛使狙獷的胡樂與婉囀的漢樂做了空前之大結合，而迸出了灼爛的火花。隋朝時鄭譯以胡樂為正，認為新的國樂應該「全盤胡化」，但受到蘇夔、何妥等人的反對，其理由為中國古代只有宮、商、角、徵、羽五音，不應雜以胡人調子；可是實際上中國音樂之發展，無一光輝時代不是受外來影響之結果，中國固有的樂器如磬、簫、鼓、鐘、琴瑟、箏、琵琶等都是外域傳入的，換言之，沒有外來的影響，中國的音樂生命便要走向老朽與僵化（當然，中國人講「既來之，則安之」因此胡人樂器一到中國人手中，却能安然譜出當代中國心靈之脈動，而無變於夷之憂）。這個事實可由清朝聖祖與高宗的一味排外，使中國近代音樂的發展延宕了兩百多年得到更確切的佐證。最可注意的莫過於當利瑪竇將西洋音樂第一次引進中國，帶來了當時西洋盛行的大鍵琴，時為明萬曆二十八年，亦即西元一六〇〇年，而凡是稍習音樂者當知西元一六〇〇年為西洋在音樂史上最值得大書特書之一年，西洋音樂之發煌以此為始。照理說，當時中國人如能有稍具彈性的頭腦，努力接受這種文明與之揉和，則前途正大有可為，也不必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才蒼皇地經由日本接受西洋音樂，弄到今天吾人所用的音樂專有名詞如交響曲

綠杏16期

、奏鳴曲、重奏、演奏、伴奏、合唱、重唱等，一皆為日譯的漢字，使倭國人士竊笑（此又值得為守舊頑固派之殷鑑）。再看今日作曲家的作品如許常惠的祖國頌（作品51號）之管絃樂作品，雖用了西洋樂器，但我們仍然能感受到前所未有之共鳴，依然可以嗅出純屬於神州脈動之氣息。又如馬思聰的內蒙組曲、西藏音詩直可翻動江漢浪濤，興動故國多難之幽思，張大勝改編的滿江紅，也用西洋樂器，可是曲調中岳飛的凜然大義，仍昭然若揭，無損絲毫。因此排外心理，洪水也，其理之明，不旋踵而見。

(乙) 復古心理，猛獸也：

復古派者或許未聽過崑西、秦腔、平劇、歌仔戲、山歌等，因此不知其短長。我個人欣賞的心得是剛剛開始欣賞的作品，中國人在音樂上的才能處處可見，確有古意，可至忘言；可是欣賞一多之後才嚇然發現不同年代的作品要非千篇一律，即為舊瓶新裝，依調查報告是三百年來的作品皆守在一定形式，而音樂是要不斷推陳出新的、只會享受前人果實無所創制不算好漢。因此復古心理、猛獸也，嚙咬中國人固有的創制能力，其害甚大。

(2) 給掉在熱門音樂之靡靡者之勸諫：

欣賞熱門音樂者的口頭禪是夠勁、夠刺激、夠快樂，可是如果以為什麼東西能達到快樂便是一切的話，我勸你當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面對著那麼幾塊錢、幾顆糖，樂得蹣跚直跳。再說對美國熱門音樂不斷地做橫的移植，無異把自己偉大的心靈交到幼稚民族的手中去。要知道在美國是呼吸不到凝重的悠久文化，找不到古色古香的意境，因此百年來歐洲各國樂壇璀璨不已人才輩出之際，美國只不過出了兩位二流貨色——福斯特（Foster）與麥克都威爾（Mac Dowell）因此降至最近美國的「聲響」大勢甚易誤為被一些用了些主三和弦之糟粕，拾了些爵士音樂之牙慧的熱門音樂（hit song）執了牛耳。中國的某些大學生不查其究，以為碰到了「伯牙」，大快「朵」頤，某些人還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古典音樂與熱門音樂大團圓的見解。實在夠叫人莫名其妙地堂。殊不知二十世紀的美國樂壇正為此反省，許多著名的音樂家諸如謝林（Shelling）、艾文斯（Ives）、葛許溫（Gerchwin）、柯普蘭（Copland）、伯恩斯坦（Bernstein）等等在十五年間共出版了三百五十首自己的交響曲，創設了一百五十個以上的管絃樂團，造成空前之大躍進，使美國樂壇相為各國矚目。因此

在美國熱門音樂只是旁門走道，納不入正途，登不上大雅之堂。老是邁不出熱門音樂的圈子。那麼你（妳）的青春是被低俗之調耽誤了。

(3) 對向來不關心音樂者之諄諄告誡：

筆者甘冒被指為西崽之大不韙，翻西方音樂往昔燦爛奪目之舊帳，「慫恿」大學生花時間與精力於古典音樂聆賞與研討，實有至理存焉。習古典音樂可以撥吾人感情之亂，反於淨化、奮進之正，可以彈出吾人久蟄之熱情，使專注於工作之績效與興味。所有接觸過古典音樂薰陶的人一定可以燭然感受出音樂是刺戟人生最利的武器，未曾欣賞過古典音樂之大學生，我想一定患了心靈蒼白症，而成為國家民族之頹廢細胞——瀕於死滅、供給不了營養的。縱觀歐洲各國如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等國能掀動歷史之剖面、叱咤風雲於一時，躋國家於中天之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音樂賦活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導引出對國家民族之熱情。中國幾百年來年（其他許多沒有音樂的國家也一樣）是沒有民族意識的一盤散沙，各位冷眼以觀，當不否認根本原因是得了聲響貧血症。沒有強壯的聲響，決不會有往昔「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越吟」之忠貞愛國分子。一個人如果只接受文學思想之陶冶的話那只完成人格初步之塑造而已，無可自得。這裏我要告訴你文學家對這種見解所指出的深厚信念：音樂所表現的更妙與更複雜的難捉摸之情慾，實非文字所能勝任。歌德說：「音樂始處，即文字盡處」，福洛斯坦的話：「僅有聲音，誠然是微不堪道之藝術，但言語與符號，均無法表達多變的感情。」

只有古典音樂維繫吾之心靈則恒久見其清新可喜，正像美麗的女人在我們眼中的美好是短暫的，有氣質的女人彌老彌佳。再者你之不關心乃以沒有時間為託詞，却整天為吃一塊肉而汲汲不休的話那麼你一定像蠻族的馬列隊一樣無知地以為唯物便是如來佛的掌心。

當然一談到古典音樂便出現冷諷自己祖國「無聲勝有聲」之調調；但是，朋友，且慢！沒有你在筆路樞機中啓山林之精神來讚助音樂，多做古典音樂之修養，多出席幾次音樂會（儘管有時有樂團一開始齊奏時便各自為政之尷尬），那麼作曲家、演奏家是 不出幾個音符，奏不出幾個音符的。「你應該瘋狂地自覺你是一位勇敢的鬥士，拔出寶劍首次為偉大的理想奮鬥。」；還有我要告訴你一則可以叫你拍案的消息：第一位可以拍拍胸膛，重新扛起中國「禮儀之邦」的招牌，環世界一周而毫不憊

顏的大作曲家出現了，其名曰周文中。他的管絃作品「花落知多少」一舉震撼了世界各國的視聽，有力地為中國人吼了一聲；使得他能與十九世紀末年印象樂派以降最偉大的已故音樂家如杜步西、米洛、史特拉文斯基、白爾克、巴托克、興德密特、普羅可費夫等比牒並名（看到了美籍大指揮史托克夫斯基之評語，希瓦特與柴爾茲二人編著的“當代作曲家與當代音樂”一書之指出，許多本音樂詞典有他的大名，二十世紀現代音樂每一本必提到他之諸種盛況，做為一個中國人是興奮得泫然欲泣的）。而萬分想不到的是他並非一位自始即搞音樂的人，他原來在廣西大學唸土木工程，後來轉到重慶大學改學建築工程，然後帶著耶魯大學建築系獎學金負笈美國，開學不到十天便改學音樂；後來獲哥倫比亞大學音樂碩士，他成了現代音樂新音樂學大師瓦雷茲無論思想、技巧、人格、財產等的繼承人。更令人興奮的是周文中的話：「中國音樂家相信，每一個音或每一串音本身，都是一個音樂的個體。同時，一直延續到最後都是表現活生生的火花。」「中國音樂家與中國畫家略同……中國畫家並不利用透視學和幾何學從某一個固定觀點來觀察景物，反過來說，他表現他個人所得的景象，好像那幅山水

畫，是畫家在自然中，不斷移動位置所見到的風光似的……換句話說，我皈依的是中國書法所持的原理……」周文中的全部作品幾乎都以中國文學、中國民謠、中國傳統音樂為素材；如「花落知多少」（管弦樂）為孟浩的「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其序奏則為陳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花月正春風」（管弦樂）為取自李後主之「憶江南」：「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卦喻」（管弦樂）乃來自「易經」哲理之交響樂。「陽關三疊」（鋼琴曲）為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周文中的成就之所以非凡，能譜出中國人的心聲，無疑地，是最大的原因。

屬於中國人的聲音已經在今日重新燃起了火種，不久終將聳入雲霄，竊入天聽；未來的炎黃子孫豪飲長江黃河水時，必然滲有二十世紀沁心的音符，這時候在今日對音樂做強有力浚源的大學生，歷史家將「毫不留情」地謳歌你們。



Chymoser Inj. Tab.

- ▲消退炎症，及其所伴隨之熱與痛。
- ▲消除血栓，凝血，血腫，浮腫，腫脹。
- ▲液化粘性分泌物，排除粘痰及蓄膿。
- ▲增強抗生素之滲透力，擴散力，提高其效力。

用法：針劑～肌肉注射。 片劑～口服。
 用量：針劑～1日1針 小孩減半。
 片劑～1日2～6片 小孩減半。

姊妹品：Chymoser Balsamic Inj. Tab./Chymoser P Inj. **(Serono)**

總經銷：十字堂公司

台北市南京西路31號

電話：546660